

评论

该不该设立李太白文学奖

微评论

正方:设李太白文学奖未尝不可

钱兆成

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,更基于众人心中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诺奖情结,笔者以为是应该设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奖项,而就文学领域而言,这个奖应该叫什么名字呢?

孔子不能算一个纯粹的文学家,屈原投江自杀给人不幸感,杜甫很好,但杜甫生前的确没有受到认可,由于南宋家国凋零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迎合了当时人的心理需求,他才得以被挖掘出来。文学家生前惨淡,死后成名甚至成了一种普遍现象,这的确有点煞风景。

然而,李白的浪漫主义给人以愉悦感,李白的诗风反映了盛唐的景象,正如著名诗人余光中所说的那样,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剩下的“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里吐出一个盛唐,所以不妨叫‘李太白世界文学奖’”。由此,以李白之名命名文学奖,主观上能够体现一个大国气象的愿景,客观上符合当下众人对于当下文坛的反思和期望。

同时,不反思中外文学不对等的根基,是没有出路的。文学既是个人思想的集中阐发,又需要中外

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,更需要是一个对比的参照系,可以说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来说,是一种竞争,是一剂兴奋剂,相当于在一群生性喜欢安静,追求平稳的“沙丁鱼”里放入一条“鲶鱼”,以达到鲶鱼效应的目的。

最后一点,运用基金的方式,由民间和政府联合组织这项文学大奖,这种方式既能够体现公平性,又不失权威性,更能体现文学的独立性。长期以来,作家被收编进体制内,按照级别待遇,这固然有一定的长处,但专业作家长期被“圈养”的后遗症,即是与公众情感、大众审美产生隔膜,直接导致了文学家的角色在公众视野里备受冷落,文学的声音也变得可有可无。

文学首先是一个个体的创造活动,首先是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体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为基础的。民间力量的介入,给文学评奖以独立性的可能,是对文学创作的纠偏引导,民间与政府合作,也是一种话语调和,避免一种话语断裂与思维混乱,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应该能起到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。

基于此,笔者以为设李太白文学奖未尝不可。

莫言的诺奖效应蔓延到了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。同是作家和政协委员的赵丽宏昨日告诉南都记者,他今年将撰写提案,建议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,以争夺更多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。他甚至已为这个奖项想好了名字,就叫“李太白世界文学奖”,赵丽宏建议这个奖不由作协组织,由非官方基金会来承办,要做成“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”。(3月4日红网)

反方:评点世界之前,先拿镜子照照自己

叶孤城

近年来,中国提议和计划设立世界性奖项的人有不少,但设立世界性奖项,仅有专门评奖机构,和源源不断的奖金,并不代表就可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。

目前成熟稳定的世界性奖项,为大众所熟知的有诺贝尔、奥斯卡等,前者创立于1901年,后者始设于1928年,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积淀,创设机构或个人本身就是一定领域的权威。当然,只有这些并不能确保奖项被全世界所认可,影响力的关键,还在于评选规则的公平。

拿诺贝尔奖来说,诺贝尔遗嘱中特别指明,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,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、民族、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,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。诺贝尔的遗嘱,对保障诺奖评选的公正,有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单是这一点,就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能做到。

世界性奖项会不会有倾向性?恐怕难避免会有,因为规则是死的,评委却是活的,除非有绝对合理的评审团队,否则就难以做到绝对公平。而这恰恰是赵丽宏们提议在中国设立世界大奖的理由,他们认为,只有中国设立了自己的世界性奖项,才能掌握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。

这种观点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,文学话语权只能靠作家和作品来争取。如果某种语言文化背景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就能掌握话语权,那莫言获奖之后,为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学的整体颓势?“争夺话语权”观点的背后,是一种可怕而又可鄙的操纵思维,认为文学和股市一样,存在庄家和操盘手。这种言论本身就是对文学的亵渎,在妄图评点世界之前,何不先拿镜子照照自己?或者还是踏踏实实写一点能带来话语权的作品更好!

公共管理靠收费
凸显“本领恐慌”危机

沈峰

堵车?征收拥堵费,提高停车费!污染?征收汽车排污费、垃圾处理费!高房价?开征房产税,提高二手房出售个人所得税!……面对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难题,收费正成为一些地方酝酿实施的药方。此举被两会代表委员抨击为“遇管理难题就收费”的现象。有代表指出,公共治理中的“收费思维”,凸显了一些城市管理者面临“本领恐慌”的危机。(3月4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诚如有代表指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“收费思维”,凸显了一些城市管理者面临“本领恐慌”的危机。近年来的污染等问题,也都表现出发展中的短视。但毋庸置疑,无论是交通拥堵、停车难,还是环境污染、高房价等,都事关民生利益。而回应民生利益诉求,公众是期望看到政府的管理智慧,以及解决问题的决心,而不是面对公共管理难题时,采取懒政手段去一时缓解管理难题的发展,特别是不能思维简单化地向民众收费求解问题。要知道,当下诸多领域的公共管理难题,已经揭示出来一些地方政府决策的弊病和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,如果不是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,增强政府管理水平入手解决问题,那么“公共管理靠收费”只能损害政府的公信力。笔者认为,消弭这种“本领恐慌”的危机,一方面,各级政府要“知耻而后勇”。目前的城市病态和管理难题,多是城市管理者瞻眼前而不顾后果导致的,再严厉地说就是不负责任的决策导致的。因此,各级政府必须反思和总结近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,结合本地区的实际,以及集纳民众智慧,进一步提高公共事务决策水平,尽量避免以收费来解决公共管理难题。

行政部门减2/3副职
这个建议很好

肖华

在谈及大部制改革时,全国政协委员、农工党中央常委、秘书长陈建国委员说:“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副职数配备过多,建议从各级行政部门至少减少2/3的副职数。”(3月4日《扬子晚报》)

政府部门副职过多,有很大的负面效应。一个副职领导往往要为其配备服务的副秘书长、秘书、司机等人员,进而导致文件多、会议多、讲话多,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。副职过多造成官多僚少、官多兵少,做决策的人多,具体执行的人少,很多决策难以落到实处;副职过多还导致部门之间工作难协调,或协调量成倍增加,人浮于事,相互推诿扯皮,敷衍塞责,带来行政效率下降。副职过多也容易造成腐败,副职多,就需要增加审批,增加监督成本。

减少副职也是和国际接轨的需要。美国联邦各部设副部长一名,在部长因公、因病缺勤时代理部长工作,主要功能是辅佐、代理和递补,而且权力比较小。德国联邦各部一律不设副职,但设国务秘书,实际上起副部长作用,是正职的助手。而我们一些地方的贫困县,配备的副县长有的高达近十人,甚至更多,如此,明显地存在着配备过多的问题。

时事
乱炖

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指出,政府某些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接,成了狐假虎威的“二政府”。它们损害政府公信力,成为延伸腐败的“毒瘤”,亟待彻底铲除。(3月4日新华网)

铲除“二政府”亟需改革勇气和决心

禹海君

社会组织异化为“二政府”,症结早已明了:一者,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楚,什么该管、什么不该管没有得到明确,审批机制不透明,比如什么机构拥有哪些审批权限,收不收费、收多少缺少公开;二者,我国尚无专门统一的行业协会立法,行业协会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十分缺乏,这也给政府干涉行业协会创造了条件。

毫无疑问,要铲除行业协会“二政府”现象,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明晰政府职能,实现对行业协会的依法治理,而这,亟需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,真正让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。然而,就现实来看,行业协会“二政府”现象存在多年,治理却举步维艰,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利益盘根错节,始终缺乏改革勇气和决心。



“二政府” 王恒/漫画

你可能知道“鸟叔”是谁,但你知道“鸟叔”的真名是什么吗?朴载德?朴载相?朴载熙?还是朴载锡?”

这是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一道选择题,这让不少考生觉得被“鸟叔”坑了。

“这样发展下去,最终挣来的钱全在为医药‘买单’!”

有媒体调查显示,2013年两会民众关注度环保首当其冲。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,成为抵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。不少代表委员对此忧心忡忡。

非常
道